

遜
翁
隨
筆

祁駿佳 著

中
華
書
局

遜翁隨筆卷上

山陰 祁駿佳季超著

宋太祖太宗燭影斧聲之疑傳之後世讀史者不忍斷其有亦不能斷其必無余偶讀雜記中有記渾沌道士一事足破千載不決之疑矣記云太祖太宗潛躍日與一道士游不言姓名但稱渾沌自太祖登極卽不復見上已祓禊西沼道士忽來揖曰別來喜安太祖喜甚抵掌浩飲一如平日太祖問曰我壽尙得幾何對曰但看今年十月二十夜晴則可延一紀否則當速措置太祖留之後苑夜宿烏巢數日又不見至期太祖登太清閣望氣是夜星斗燦然上心方喜頃之忽陰霾四起雪雹驟降卽下閣急召太宗延入內寢酌酒對飲悉屏宮侍但遙見燭影下太宗時避席有不可勝之狀飲訖漏三鼓雪已數寸上引柱斧戮雪顧太宗曰好做好做遂解帶就寢鼻息如雷將五更寂無聞帝已崩矣太宗受遺柩前卽位近臣環衣以瞻聖體玉色溫瑩如出湯沐觀此則太祖禪位之意已決太宗緣何復有他事且近臣環衣瞻體溫瑩如沐此豈被弑之狀哉此疑自此可釋矣獨是太宗有以致後世之疑者一者不爲嫂發喪成禮二者兩姪不得其死三者百姓稱眞宗爲新主亦復忌之曰百姓遽歸心太子置我何地然此於家庭之間處之不善自不能無過至於禪授之際定之於昔日又召之於臨時雖有傲象元吉之心亦無所施也大禹葬於會稽無疑觀少康中興而封世子扶餘於越以奉禹祀足徵矣不然遠封世子於海濱蠻夷之地何爲也哉但今之禹陵耳食者咸謂越中第一大風水不知葬後之不吉殊甚也禹葬之後啓立十年

而崩。太康嗣位，荒淫失德。二十年，羿拒之於河，篡其位。太康居外，十年而崩。仲康繼之，十四年而崩。子相繼之，八年而寒浞殺羿篡位。又二十年，寒浞并殺王相，自羿拒太康至此，垂五十二年，雖存其名，而國已失矣。至寒浞殺王相，不但國亡，名亡，而人已盡亡。僅后緡有娠，次年始生少康，又爲庶民者二十餘年。舜虞之後，方有田一成，衆一旅。又十八年，而臣靡興師誅浞，少康復辟。夏方中興，然則九十年中，初則荒淫，再則失國，甚則夏絕無人。幸遺腹僅存，四十年後，而得復位。天下地理之不吉，孰有甚於此者。此後夏道大新，或禹陵之凶氣已洩，而祖塋之吉氣復振乎？人徒聞祚長而多賢聖，遂贊禹陵爲佳穴，真耳食也。張子房恐高帝吝封爵，無以酬諸將百戰之勳，無以消雄武不平之氣，遂因沙中偶語，危言以動之曰：若翟謀反耳。於是漢高亟封雍齒，諸將亦次第得侯。其言極中一時之機，故取效最速。然封爵之後，韓、彭、夷滅，豈非此言有以深其忌哉？子房之言，原兼權術，所謂以龍比心，用儀秦舌也。然未免取效目前，貽禍後日。始知立言之難，非聖人不能無弊。觀孔、曾之言，似乎平平，然千百世實嘉賴之。若孟子之言，大有痛快過孔、曾者。如獨夫寇讐，君輕易位等語，當時以之對諸侯，極爲中機，而後世不能不有假借者，信乎立言之難也。

張釋之據法罰金，以寬犯罪之死，諍之甚當。但曰：方是時，上使人誅之，則已。當時言之，極爲中機，故文帝不得不聽。然君非文帝，徒聞此言，未免謂人主不可不由廷評，而任意殺人矣。此亦取效一時之語也。書經秦火之後，大都不足爲定據。惟理之可信者，信之而已。孟子生於周末，未經秦火，而武成止取二三

況生秦之後哉。他不能殫述。卽如帝王世次。最不當訛。而有難信者。如稷、契、皆帝嚳之子。契爲殷之祖。稷爲周之祖。史載歷然也。契至成湯。凡十三世。歷年五百餘。稷至武王。凡十五世。則歷年一千一百餘。以倫序而言。則王季乃成湯之兄弟輩也。豈兄弟一輩。相去至六百年之遠乎。周自后稷以下。皆須在位七八十年。而又暮年生子。子皆百餘歲。方合十五世。而爲一千一百餘年也。此豈可信哉。又如堯爲舜之太叔祖。而舜妻其女。亦豈可信乎。

三代之後。以西漢爲文章之盛。而尤盛於武帝時。其時文似有三種。枚、鄒、莊、司馬、吾邱之流。皆以詞賦倡。和供奉乘輿。此其一。太史公包羅諸史。成一家言。又其一。至淮南賓客。撮合諸家之旨。發明道術。又其一。然漢文雖有此三種。如煮藥成膏。百味俱在。而混融不可析。後人之文。如未煮之藥。亦合百味而滿貯一篋。卽應病立方。萃而爲劑。可以辨其此爲參。此爲苓也。則膏液與渣質之異也。故學古之士。或全句抄錄。或連篇綴輯。讀者稱爲逼肖。已遜古人遠矣。

字彙稱楷字起於程邈。及觀秦紀。邈繫獄中。上書用小隸。始皇愛其字而出之。蓋楷書非邈所造也。又觀張懷瓘六體書論云。隸書程邈所造。字皆真正。亦曰眞書。蓋自唐以前。隸之正者。皆號爲楷。故字彙有程邈造楷之說。非無據也。祇未注明。卽是隸書耳。蔡邕石經之書。後世稱之爲楷。不知造於何人。或卽起於蔡邕乎。天池路史言字之變次。初爲鳥迹。用史籀大篆。程邈小篆隸書。而漢因之。再則漢章帝時。杜度、崔實、張芝作草書。再則王次仲、梁鵠、毛宏作楷書。或卽今之楷書乎。則今楷書。非程邈之楷書明矣。

魏武征烏桓。羣臣多諫止。帝獨斷而勝之。諫者方自慚。魏武下教曰。吾所以勝者幸也。前諫我者。萬全之策。實諫者曰。後勿難言。袁紹軍於官渡。田豐進諫不聽。後大敗。紹曰。諸人聞吾敗必哀。惟田豐幸言之中。乃殺豐而後入。以此觀人之智愚。度之廣狹。相去何至是哉。可見奸雄而無智無度。亦不能成奸雄也。近世三年之喪。以二十七月而止。此卽短喪之漸。衰世之意。不知起於何時。而宋儒遵之。定爲家禮。按魯宣薨後。二十九月。新宮災。其主猶在寢。可見春秋時。猶不限二十七月也。漢文帝遺詔。以日易月。而定以三十六日。則漢時猶以三十六月爲限也。溫公。文公。皆以二十七月爲要。不知何據。晉陳壽在蜀時。居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遂爲貶議。及蜀平。坐是沉滯。他如楊旌以伯母喪。荀愷以從兄喪。王籍以叔母喪。楊欣以姊喪。周伯仁以姑喪。皆小不謹於禮。俱被貶黜。夫晉世極稱禮教。放失而猶謹嚴如此。其勝於近世也多矣。近世期功之喪。所不必言。卽父母之喪。有十倍於使婢丸藥者。亦恬不爲異。風俗日下。有聖君賢相起。將何法以挽之。

崇禎癸未。吾越有大宗伯丁母憂者。母年九十餘。徇流俗喜喪之說。日就孝幃中。飲酒歡樂。更招妓入幃。侑觴。予方怪之。以爲宗伯天下禮教從出。乃一至於此。不及一年。而崇禎甲申之變至矣。夫被髮而祀。孔子預知三年爲戎。夫野人一身耳。所關若此。況天下禮教從出之人。其所關豈不在天下乎。以視晉世之清議禮法。又天淵不相及矣。

世傳紂之兄長。爲微子啓。次爲中衍。皆姜子。故立受德。受德卽紂。以其母爲后也。及考傳記。三人實同母。

但生二兄時。母猶居妾位。未立爲后也。立后而後生受德耳。帝乙欲立微子。而太史爭之。以爲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殊不知一母所出。既以爲后。有何嫡庶之分。立長立賢。自是不易之論。而太史膠執迂繆。以覆湯祀。豈非天乎。

湯七年之旱。及身爲犧牲等說。似爲不經。恐秦火後好事者爲之也。以人爲禱。後世亡國之妖俗。西門豹亦知絕之。而上天返受之乎。若僅僅翦爪嬰茅。僞爲犧牲。似屬欺天。古禮所不載也。若謂湯以此見自責之深。則聖人之禱久矣。乃待旱極而爲之。何以爲聖人。且一二年之旱。民不堪命。卽應禱矣。漫至七年。何湯之怠於撫民事天乎。或者湯在位三十祀。而旱之見者七焉。湯因其屢見而痛自責與。常非七年相繼而旱也。或七年相繼而迭見於四方諸郡乎。若市地皆旱。而又繼續七年。則君民皆無餘類。而百穀必無留種矣。試觀春秋至於今。治少亂多。世運日降矣。亦未有七年之旱。見於暴君亂主之時。豈天獨酷其罰。有聖敬日躋之聖王哉。況有天下爲任之聖相哉。古史不可盡信。多類此。

伯夷、太公同爲避紂歸周之人。是二老者。乃周所敬而養之者也。周之大事。當謀於黃髮。夷當無不知者。不諫於庭。而欲阻於路。豈有及乎。推其避紂之心。或以紂爲不可不伐。然君臣之義。又不可不明。明知爲空言無益。而昭揭其義於天壤。而且餓其身于首陽。殆爲武王、太公合成全局者也。且二老同就文王之養。二老之志。必互相知之。翦商者。太公之志也。伯夷當早與之絕。而拂然遠去矣。或者二老皆以天地古今爲己任。太公任救民水火之事。伯夷任扶植君臣之義。未必不預商之也。故叩馬之時。左右欲兵之。而

太公稱爲義士。特表其義者。太公亦似待伯夷。而合成宇宙間一全局乎。

史記載越滅吳。殺夫差。誅嚭。左傳又載公如越。季孫使太宰嚭納路焉。則嚭復用於越矣。藏書載越王誦。而與以卑官。呂覽云。越王責嚭不忠。亡國滅君。并妻子俱誅之。越葬吳王以禮。并葬嚭於旁。越絕書又云。嚭妻子死所名三臺。劉向說苑又云。越伐吳。太宰嚭沈身江湖。頭懸越旗。似以報子胥之鴟夷也。諸記載不同。乃爾。至於西子。正史原不著其終。其說紛紛。不足論據。墨子謂西施亦死於水。墨子去是時甚近。或足信乎。又吳越逸篇云。越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與墨子相合也。亦以之報子胥乎。

季子治寬父。得魚者釋其小。以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程明道爲上元主簿。鄉民子弟不畜鴟鳥。曰。程子曾折粘雀之竿也。夫法令之嚴。至於斬首陷胷。猶有犯之者。二子乃能以意所不欲。入人之深。化民之速。誰謂治之不可返古乎。焉得世之爲政者。取而思之乎。

戰國之將。多殺人者。無過白起。考史始皇十四年。起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又三十四年。攻魏。拔華陽。斬首十三萬。又沈趙將賈偃之卒二萬於河中。四十三年。攻韓陘城。斬首五萬。四十六年。坑殺趙降卒四十萬。其他前後斬首虜。且四十五萬人。則其斬馘。不啻百萬已。又攻魏。攻趙。攻楚。掠地取七八十城。豈皆兵不血刃。則其斬首。又不止數十萬矣。此必秦史增飾其事。誇張戰功。否則起之一人。已將殺盡三晉之人矣。起固以好殺招杜郵之劍。當亦不如是之多也。

世傳焚書起於李斯。而因歸咎在荀卿。不知韓非已先有是說矣。其說曰。世之愚學。多誦先古之書。以亂

當世之治聽其言者危用其計者亂又深戒羣臣捨法律而言先王云云韓非與李斯同時斯初介非入秦則其書固已盡見故深喜其說可用而襲之也焚書在始皇三十四年非爲斯譜而死久矣其言則留毒於後立言之不可不慎如此予又考焚書之禍又非特種於韓非之說也嘗讀公孫鞅斬命篇云國以功受官則治省言寡以六蠱受官則治煩言生六蠱者曰禮樂曰詩書曰脩善曰孝悌曰誠信曰貞廉曰仁義等也此數者成羣則君之治不勝其臣官之治不勝其民此謂六蠱勝其政也夫鞅之說豈非燔詩書棄禮樂之祖哉然則斯祖非而非又祖鞅其所由來漸矣然予又有說焉後世上之所榮者天下以爲汚上之所殺所辱者天下以爲榮此固君不勝臣官不勝民之象也然上之人不以詩書禮樂爲治而下獨守詩書禮樂之道則榮辱之權自在下而不在上若三代以上則上之所庸天下榮之上之所黜天下辱之上以詩書禮樂爲治而榮辱之權自在上而不在下臣卽欲勝其君民卽欲勝其官烏可得哉鞅乃徒見下之勝上而不知上之自失其權者正失詩書禮樂之故也不正其表而欲禁其影此不知學不知道之故所以卒殺其身而國亦數傳而亡歟

古稱治朝爲不諱之朝夫諱之密而法之酷者莫過於秦矣然祖龍死之言及亡秦者胡之讖猶得達於始皇之耳則秦之惡諱酷法猶未知近世之甚也唐太宗以祕記問李淳風直對以其人姓武代唐殺子孫殆盡可謂不諱之極矣至於賈誼上策於文帝之時乃曰長太息曰痛哭曰流涕若是乎亡不旋踵者又曰畜亂宿禍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死不事夫曰弱子是旦夕入地事也誼言之不忌文帝聽之

不爲異。此真所謂不諱之朝矣。又宋范鎮請仁宗立儲。奏云。竊原大臣之意。恐行之而事有中變。故畏避爲容身之計。萬一兵起。大臣家族首領。顧不可保。其爲身計。亦已疏矣。就使事有中變。而死陛下之職。與其列於亂兵。不猶愈乎。乞以臣章示大臣。令之自擇死所。又上執政書。言繼嗣不定。將有急兵。鎮當死朝廷之刑。不可死亂兵之手。此鎮擇死之時矣。夫曰亂兵。曰急兵。則危亡將不可測者矣。聞國未嘗不謂其言之過激。而仁宗無纖毫動色。諸大臣亦終能容之。此文帝之後一人也。漢唐宋以三帝爲最。方能不以忌諱爲嫌。然則不諱之風。豈易見於宋代乎。

陳豨未反之前。固高帝親幸臣也。其反亦非素謀。因客多不法。事多連豨。乃始懼而反耳。則其過韓信於邸時。乃一親幸無他之臣也。信方在危疑時。忽以畔帝之謀。滅族之舉。言之於親幸臣之前。信豈若是愚者哉。此時豨縱納其言。焉知不爲朝廷陰探信心。而信遂吐其衷膈乎。且挈手庭中之語。必無侍御在旁。不出於豨信之口。誰聞而誰露之邪。此爲呂后之陰謀擅殺。不必言矣。呂后之意。惟念高帝春秋高。太子弱。恐諸功臣難制。又諸老將在。諸呂終不能得志。故崙以除艾功臣爲事。途遇彭越。搆之歸。令其舍人告越反。卽誅之。然則韓信舍人之弟之告。爲呂后所使。又不必言矣。初彭越反。驗已實。帝猶赦爲庶人。此時幸呂后在長安。不在雒陽耳。使高帝親見舍人之弟之告。亦必赦信如赦越。呂后正恐帝念其功而不忍。故乘帝未歸。亟誅之也。觀高帝已崩。呂后欲盡殺諸功臣。而後發喪。可知其謀矣。獨怪高帝能破強秦。滅強楚。無奈一呂后何。嗟乎千古英雄。偏受制於婦人。而敗於婦人者多矣。

祕史載韓信誅滅時。蕭何匿其幼子。改姓曰韋。密送之滇黔蠻夷中。後遂子孫繁盛成族。歷唐宋皆以內附授官。至明朝有韋姓土司官長。卽其族也。予向謂古今名將能建功而不能居功。如韓信者甚多。至於謀叛之說。此呂后翦除宿將之陰謀。必屬誣枉。想此時蕭何亦心知其枉。故全其一子。但何亦身處危疑之地。不能力白其誣耳。改姓曰韋者。猶存韓氏之半也。文帝時淮南厲王朝。袁盎曰。諸侯太驕。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許。後淮南反。盎曰。陛下素驕之。弗稍禁。以至此。則鼂錯爲景帝謀者。卽盎爲文帝謀之策也。盎乃構錯而殺之。錯其能忘於恨哉。世傳後身報復之事。理當有之也。

丁鴻之父名緄。封陵陽侯。緄卒。鴻上書讓國於弟。不報。既葬。逃去。鴻與鮑駿相友善。駿遇於東海。讓之曰。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今子以兄弟私恩。絕父不滅之基。可乎。鴻感悟垂涕。還就國。鴻始則率性以求仁。終則卻名而就義。故後之論者皆與之。

韓昌黎奉詔撰淮蔡碑。不甚表異李愬。後天子詔斷其文。命段文昌更作。史傳多言李愬妻。乃唐安公主女。訴碑不實故也。而舊史有羅隱記石烈士事。則不然。烈士名忠孝。猛悍多力。素爲愬前驅。淮蔡平。詔立碑於蔡州。忠孝一日熟視其文。大恚怒。因作力推去其碑者再三。吏執以聞。具獄。將斬於碑下。忠孝又用枷尾拉殺一吏。天子聞之大怒。使送闕下。親鞫之。忠孝至上前頓首。盛推平蔡皆愬功。而碑文盡歸丞相。愬僅與諸將等。陛下賞不當。無以勸人。臣不推碑。無以爲吏擒。不殺吏。無以見陛下鳴愬功。今得一吐不平。請就刑。天子既得淮西本末。且多其義。遂赦之。命曰烈士。因召段文昌撰碑文。一如烈士語。嗟乎。烈士

亦人傑哉。而慙之得下心。亦可見矣。

李德裕平平泉石刻云。後世有以一木一石與人者。非吾子孫也。又曰。吾百年後有勢家侵奪。則以先人之命泣而告之。愚矣哉。德裕乎。朱厓之行。身不能爲己有。況木石乎。且木石者。非別有所爲也。不過目前爲娛樂耳。百年之後。娛木石之兩目。已等飛埃。乃欲令飛埃暫娛之物。長保不失。豈不愚哉。卽長保不失。尙欲使飛埃同化之日。再娛平泉之木石。能乎否乎。且木石之美好。未嘗自言也。因吾目之悅之。而見其美好也。吾目已與身俱灰。而木石之美好安寄。況治亂安危。世運迭更。德裕之時。唐運已衰。不能保銅駝不生荆棘。顧獨能保平泉之木石。不屬他人乎。故達者於山水花木。未嘗不欣賞。而未嘗不視爲幻影。遇生死而不戀。經亂離而不驚。脫然於失意之際。而不爲動者。平日所見之力也。

朝野遺記。謂宋高宗在江都宮中。方有所幸御。而張魏公告變者遽至。矍然驚惕。遂病薰腐。故自明受殂後。宮中絕育。高宗中年不樂魏公。非但和戰異議。亦有歸來望思之戚耳。方苗劉之變。明受方三歲。而魏公豈有殞之之理。及考朝野雜記云。元懿太子薨。建炎元年生。三年春。苗劉爲變。立爲帝。改元明受。時三歲。上復辟。立爲皇太子。其秋。因宮人誤推金鼎於地。太子應時驚搐。遂至於薨。高宗命斬宮人於廡下。觀此。足爲魏公雪冤矣。三歲嬰孩。何知何能。而魏公殞之乎。且殺太子何事。而不請命於高宗。請命則高宗止此一子。且無知無罪。其肯遽殞之哉。今正史亦言魏公殺之。不可不爲亟白也。

張魏公於曲端。後人甚以爲魏公罪。然端之心術。未易駁也。李彥仙守陝州。金婁室引十萬衆圍之。彥仙

日憑堞望外救。魏公令曲端出繞虜後。端疾彥仙聲績逾己。幸其敗。詭託不行。陝城遂陷。彥仙巷戰。矢集如蝟。左臂中刃。猶力戰而死。一家遇害。然則殺彥仙者非端乎。端固可殺也。惜魏公不明正其不救之罪而殺之耳。

史載文王年十五而生武王。先已生伯邑考矣。鄭康成曰。生考時。文王十三歲矣。何其早也。又載武王八十四歲。方生成王。何太遲也。恐史出秦火之後。不可盡信。

易中孚象曰。豚魚吉。梭是魚。卽所謂河豚也。率以冬至時應時而來。中孚冬至十一月之卦。故取象豚魚。言人之信。能若豚魚之不失期則吉矣。今解以誠能動物。其義深於前說。然本意實止前說耳。

蕭牆見於爾雅。翼則曰。周人蕭蕭。使臭陽達於牆屋。故名。然爾雅又云。蕭。荻蒿也。古者儉樸諸侯。內牆皆用土築。以蕭覆之也。

隋唐嘉話云。劉希夷嘗有詩云。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宋之問酷愛其語。懇乞之。劉不與。宋恨焉。以土囊壓殺之。予謂此詩。不過如延街所唱勸世之語。實爲鄙俚。以之間之才。豈欲竊此鄙俚之詩乎。且之間固非端品。然何至以乞詩不得。遂殺其人。此必妄傳。而妄記之。或之間居下流之故乎。

唐求喜吟咏。以平生詩稿貯大瓢中。臨死命家人投之江中。曰。苟不沈沒。得之者知吾苦心。流至新渠。有識者曰。此唐山人詩瓢也。其詩遂傳。余謂好名人所不免。然生前之名。或可冀人尊禮而媒榮進。至死後之名。吾身已同土壤。卽留名千古。於我何與。晉人云。得死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非真重酒也。一杯酒甚

輕。不如一杯酒。言其輕之甚也。唐山人亦愚矣哉。

張籍祭韓退之文有云。乃出二侍女。合彈琵琶。因退之有二妾。一名絳桃。一名柳枝。皆善歌舞。退之使王庭湊時。至壽陽驛。有不見桃園兼柳巷。馬頭惟有月團圓之詩。人謂其晚有聲色之好也。後獨寵絳桃。有小園。還有桃李在。留花不發待郎歸之詩。人謂其溺情於愛也。樂天思舊詩云。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人謂其以金石之藥助欲也。余謂退之必不爾爾。大抵開氣所鍾之人。精力必倍。倍則愛欲之事。必不能盡割。退之之畜妓。殆其精力之有餘乎。然精力雖盛。而不能寡欲。往往不壽。退之年不及六十。或其故耶。卽如楊椒山先生。有明數百年間。僅見之鐵石丈夫也。而清苦儉素之中。兩次畜妾。亦精力有餘之故。余於寡欲絕欲甚易。要是精力孱弱之故。仰視退之。椒山。氣魄骨力。奚啻天淵哉。故不可以畜妓畜妾。便爲二先生短也。

古有掌火之官。周書月令。有改火之文。想火官必專主改火之事者也。夫火。人民日用之常。何必設尊官以董之。不知火者氣也。於時有宜與不宜。人久食其氣。則必有利有害。是以春取榆。柳之火。卽食其氣。且以榆。柳色青。合春令之色也。孟夏。棗。杏。季夏。桑。柘。秋。柞。櫟。冬。槐。檀。四時五改。以合時令。而兼合其色。朱子謂夏火太盛。故用四物。似忘卻夏。秋。土令之說矣。夫夏。秋之土。脾胃之令也。取桑。柘。以益脾。其四可以類推。夫五火之氣。四時之令。五臟之宜。俱相合相助。則百疾不生。反此則嬰逆氣而犯厲氣。古帝皇愛民之心。眞無所不至。而察物之精。亦無微不至也。

前代未有紙。故載書盈五車。卽秦始皇衡石量書。亦當是竹非紙。史稱漢和帝時。中常侍蔡倫。用樹膚。藤頭。作紙。後世皆謂紙始於倫也。按班史。趙皇后傳。有赫蹏。西京記稱薄蹏。注云。小紙也。又三輔故事。衛太子以紙寒皁。此三者皆在倫之前。定知紙不始於倫。或倫之製紙。襲古法而加精工。故獨傳有名耳。李石續博物志云。王叔有言。書契以來。便應有筆。世傳始於蒙恬。殆非也。按太公曰。毫毛茂茂。陷水可脫。陷文不活。又周公有綬管之說。孔子有絕筆之文。至於孔子作孝經。簪縹筆。衣絳單。向北而拜。則筆之來久矣。或曰。當時以刀刻畫爲筆。非今所用之筆也。然太公毫毛茂茂之言。豈非今之以毛作筆哉。當是蒙恬之製最精。故世傳之耳。然筆經云。恬以鹿毛爲柱。羊毛爲被。未用兔毫。則韓文公毛穎傳。猶失於考證也。至右軍筆經云。中山兔肥而毫長。則用兔矣。

上古無墨。惟竹挺點漆而書。中古方以石磨汁。與漆相似。至魏時。始有墨丸。以松煤漆煙。合而和之。於是魏之韋仲。六朝之張永。皆以墨擅名。唐時高麗歲貢松煙墨。至唐末。有墨工奚超者。與其子廷珪。自易水遷居歙州。南唐賜姓李氏。而廷珪之名遂盛傳。然亦尙用松煙也。宋熙寧間。始用油煙。入腦麝金箔。而精工愈甚矣。至金章宗。以蘇合油燒煙爲墨。價與黃金等。則墨之妖矣。石墨之說。出諸記傳者甚多。不可殫述。然歙爲墨數。夥爲歙屬。記雖有黟州石墨之記。未嘗流行。則他處皆未可信。或如中古磨汁之石。不得已而用之耳。煙墨一出。自棄之矣。

耶律德光入洛陽。聞鳥聲。問之李崧曰。此杜鵑也。然則五代已有此矣。史載康節步天津橋。聞杜鵑聲。乃

曰洛陽向無此。今始至。天下將亂。地氣自南而北。二十年後。必有南人作相。以亂天下云云。此或是康節聞聲知數。以卜治亂。非果始至洛陽也。又或將亂則至。既治則去。宋興已稱治朝。故久不至。而康節始聞之耳。

世傳假面之製。起於高齊蘭陵王長恭。不知項王傳已有免胄之文矣。夫胄。面甲也。豈非假面乎。蓋以之蔽矢石者也。但蘭陵勇冠三軍。而面如美婦人。乃著假面以威敵。而蔽矢石。亦在其中矣。

世但見明皇雜錄。惟知唐元宗有舞馬。不知前此已有之。山海經記大欒之野。夏后啓舞九代之馬。又宋大明五年。河南進赤龍駒。能拜伏善舞。又唐中宗景龍年間。宏文館記殿中奏蹕馬之戲。宛轉中律。此三記皆在元宗之前。

今人咸於清明日。取柳插戶。然祕要中。謂當於元旦日。取其枝著戶上。則百鬼不入。家常足柴。足柴之說。余猶疑之。及聞北人插柳千株。則家常足柴。元旦插戶。爲之兆乎。

周禮一書。後儒多以爲漢人僞筆。正義云。周禮起於成帝時。劉歆而成於鄭元。而臨孝存作十難以排之。又識遺云。禮記一書。古今皆議其雜。若周禮。則劉歆列上之也。時諸儒包。周。孟子。張林。碩等。皆不信爲周公所作。後司馬溫公。胡致堂。胡五峯。蘇穎濱。晁說之。洪容齋。直謂作於劉歆。蓋以歆爲王莽國師。始建周官一經。置博士。逢莽之意。佐其苛碎之政也。又云。漢儒林傳序。諸經各有傳授。而周禮獨無。其僞可知。又云。孔子於禮多從周。使周公當日。禮書如此詳備。孔子返魯之後。豈不與詩書諸經同一刪定。何不聞一

言及之耶。又云。孟子時周室猶存。而班爵之對。已云諸侯去籍。其詳莫聞。何秦火之後。楚漢之爭。諸書皆殘缺失次。而獨有周禮井然完備。豈可信哉。

顧齋云。成周之制。最大者。建都。封國。設官三者而已。周禮言建都。則與洛誥。召誥。戾言封國。則與武成及孟子之言戾言設官。則與六典。戾。洵知不可信也。

呂氏曰。周禮中。據地官一項言之。總計公卿大夫。共用三十萬人有奇。府吏胥徒。及衛巡人等。不在其數。計畿內之地。豈能容如許多官。畿內戶口。豈能供如許廩祿乎。黃東發曰。使畿內之人。盡爲官吏胥徒等。亦不足此數。當時無一人爲民矣。以上諸說。皆如據臆定案。絕非懸情擬罪。周官眞僞。定於此矣。

君子貞而不諒。古註云。諒。固執也。諒與亮。古字通用者也。乃孟子又云。不亮惡乎執。是反以亮爲美。有悖孔子之旨矣。先輩有云。惡字乃好惡之惡。作去聲讀。蓋孟子之意。以謂君子不亮者。惡其有固執之病也。與大人不信果之旨同。而與孔子之言合。

法家拂士。今作弼字義。然以予言莫遠之說反觀之。當以本音作拂字讀。言能拂逆人君之意。以忠諫而不爲予言莫遠之諛臣也。如此方與敵國外患之說相符。韓詩外傳云。周公有輔臣五人。拂臣六人。益徵輔弼之弼。與拂有二義也。

巨擘。非大指也。齊地有蟲。形似蚓而特大。能擘地而行。故呼之爲巨擘。孟子初以蚓況仲子。後以蚓類之最大者。推仲子之最賢於齊國也。